

记忆中的老屋

□ 高敏芳

你敢信，打小住着、伴我成长的老屋竟然也是四合院？

今天“跟邓老师一起搞研究”平湖地方文化研究生班讲的是平湖乡村民居六戗屋。我家老屋正是典型的六戗屋，虽然至今已翻建过两次楼房，但小时候的老屋仍会时不时跳入我脑海。邓老师的讲解让回忆中的画面更加立体而生动起来。

我家的六戗屋，屋顶样式正是中国建筑中最高级别的庑殿顶。庑殿顶并不多见，但在我的家乡旧时却较为普遍，三开间，七路头，前头屋，左右舍间，后面东西两边各有一间厢房，用围墙围出一个小天井，据邓老师讲这就是三合院。我们稍大一点后，我家在后面又搭了个猪棚，正好合成一个四合院。屋前一棵树冠漂亮的香樟树，再前一排是笔挺的水杉。怎么样？现在想想，也是挺有意境的。

虽然邓老师讲六戗屋的衍生类型很多，但我只见过三开间、五开间的六戗屋。至于几路头，以前我一直以为几路头就是几开间；听了讲解，才知道完全两回事。开间是宽度，路头是进深，五路头的屋进深较浅。依稀记得，某媒婆口吐莲花地说某小伙如何如何好，只不过家里的房子只有五路头，姑娘家听了一口回绝。以前我还纳闷，人家有五开间，房子已经不小了，姑娘何至于这么决绝；现在总算懂了，五路头的屋，面积小得可怜。

我家老屋大概建于我三岁时，因为记忆中没有建屋的场景，只听大人说，在造房的时候，差点没要了我的小命。为我家造房的木匠是我的本家伯伯，

他专心作业，并没有注意到在他脚边玩耍的我，突然一个什么家伙划过我的脖颈，一道鲜血瞬间喷出。究竟是什么家伙，我并没记住大人的讲述，但在我脑海里固执地认定是一把斧子，伯伯抡起斧子，手起斧落，落到我的脑袋时，吓了一跳，立马收手，只划破了一层皮。翻建楼房的时候，我已成家，是儿子出生的第二年，由此算来，我在老屋生活了二十六年。

我们姐妹俩小一点的时候，和爸妈住在西库房。东库房是放农具、柴火的杂物间，靠北壁脚，砌有几个兔笼。我们上小学时，一放学，书包一扔，拿起胡提篮去斫草，为的是好让兔子吃饱长毛，卖掉兔毛换几个活络钱，偶尔也打个牙祭。有一年，我爸搞多种经营，在东库房养了地鳖虫，收益如何，早已忘记。还依稀记得，有路人借宿，收拾出东库房的一角，为陌生人打过地铺。东库房的北侧，用砖块砌出一个猪舍，留出一个拱形洞，里面常年养着一只老母猪。每逢母猪下小猪，爸妈总是整宿不睡。早上起来，能看到他们的脸上疲惫中带着兴奋和希望。冲到猪舍一看，果然，一窝十几只小猪正吮着猪妈妈的乳头。紧挨着母猪舍的东西壁栏有两个猪窝，小猪隔棚后就养在这里。肉猪出栏时，父母总算可以松一口气。那年，还“三支”款，一个叔伯舅舅用一个蛇皮袋背着一只小猪仔来，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他爽朗的笑声我一直没忘记过，从此懂得再困难的事情都要乐观面对。

我们姐妹俩再长大一点，东库房就整理出来给我们住了。就在厢房后面建了三间猪棚屋，正好与

正屋对齐，老屋成了标准的四合院。除了加盖猪舍，老屋的部分泥土墙壁全部换上了砖块，窗户也由原来的内推式木窗全部换了木栅栏玻璃窗，老屋有了点新气象。

老屋其实不高，个高的人踮脚伸身就能够着前屋檐。那年电视剧《排球女将》风靡全国，我酷爱小鹿纯子，就把妈妈的毛线团放在尼龙袋里，挂在梁上，口里喊着“后欣纳班”，跳起来扣球。而当西库房的梁上挂起一腿猪肉时，我知道马上要过年了，离穿新衣服、收压岁钱、买年画、吃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般过年前几天，老爸会买来猪腿，为防猫猫狗狗祸祸，扎了绑在一根横梁上，通风且卫生。平时，挂在横梁篮子裡的是一些小杂碎，引不来我们的口水，勾不起我们的馋虫。

记得老屋与前面的场之间有一排阶沿石，没啥体育活动的小时候，站在场上两脚交替跳阶沿石是我的日常锻炼项目。记忆中西南角的阶沿石有段时间放了一口大缸，一到下雨，蓄满天落水。天落水烧的开水，远比用明矾沉淀的井水烧的开水好喝，甘冽清甜，不比现在的农夫山泉差。

天冷了，大太阳下的壁跟头是少时我们心头最温暖的地方。秋收后，碾了新米，煮一锅，碗头底放点猪油，滚烫的米饭盛上，再淋上点酱油，拌匀，端着饭碗坐在壁跟头晒太阳吃猪油拌饭，那份熨帖，那份满足，我打赌我们已丢失很久。

纵然丢失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总可以偶尔再回头张望一下吧……

清明日（外两首）

□ 吴绍楼

一朵寒食节的云
从小区的东面慢慢升高
飘到小区西边的时候，云
流光了所有的雨水

那朵牡牧的云，在我们
小区，刷了个存在感
就飘走了，一朵应景的云
之后，太阳从东方

升起来。我们打开汽车的
后备箱，把许多的东西放进去
就像打开了清明时节
所有的寄托。顺着阳光的
指引，郊外一片明朗

清明雨

那场雨，从唐朝牡牧的笔下
一直落到现在，把四月
淋湿。雨纷纷中央杂着许多
与雨无关的声音，这些

杂乱的声音，来自墓地
来自寄存堂，来青草地上
来自每一个人的心里
插满菊花的山坡上，一条台阶

蜿蜒而上，小小的松柏间
万年青穿插其中，绿的更绿
青的更青。雨水沿着台阶
往山下走，菊花黄得像一张
剪成钱币的纸，被雨打湿

清明祭

你在等谁？大理石无言
沉默的黑脸像阴影下的叶片
真相已经成文字，刻在
深深的凹陷处，是一块碑

放下所有的供品，放不下
那些杂草丛生的纠缠
与缠绵，理还乱的头绪
始终是心头的一个结

与一块碑对视，就是与
以往对视，故事纷至沓来
我看见历史像一条
倒流的河，抑或溪，穿过

时间，穿过季节以及万重山

春天就在身边

□ 戚家骐

早晨，一打开窗户就听到小鸟们欢快的歌声，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它们的，尽情飞舞，到处乱窜。走在小区的“步行街”上，中间是种着银杏、桂树、石榴的绿色花坛，四周草长花绽：稍早有橙黄的腊梅、金黄的迎春花，稍后有淡紫的玉兰、大红的茶花、粉红的樱花，各种花次第开放，争奇斗艳。河边，正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是滋润的、甜甜的。啊，春天来了，又一年的春天来了！

可是，三年前的春天，令人意想不到地难忘。2020年的一月下旬，同时也是春节期间，正当人们盼望着明媚的春天能早点到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肆虐神州！

寒风凛冽，大地冰冻，武汉告急！始初还不知新冠病毒会交叉感染，不料病毒的侵袭、蔓延来势凶猛，住院病人和死亡人数骤增，病床不足，医护人员紧缺，市场几乎瘫痪，万人空巷！人们的心好像浸泡在冰水里似的，流淌的血液也几乎快要凝固了，只剩下焦虑、紧张、恐惧！之后病毒又向全国各地扩散，祖国大地风声鹤唳！

在这危急时刻，中央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部队奉命来了，白衣战士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增援了，各地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到了武汉，方舱建起来了……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张文宏、陈薇等医学界的专家，不仅献计献策，而且亲赴一线与广大医务工作者并肩战斗，救死扶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三四月后，来势凶猛的疫情终于得到了局部控制，人们从无奈中看到了希望与光明。看，这不是春风吹拂大地，温暖了人心？

2021年初，疫情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和缓和。我想应该尽情地享受一番这来之不易的春光。可是我身上的“机器零件”老化了。正月初腰椎病发作，原来的保守治疗已经不灵。左腿疼痛难忍，寸步难行。好在有领导、学生和夫人的关心，及时送我去医院检查。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位。医生的建议是开刀，这是最好的治疗方案。起初，我还有点犹豫不决。第二天上午，伤骨科的李炳楠医生请我去医院。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对照电脑上的核磁共振图片，详细、耐心地向我讲解了病况、动手术的必要性和成功的把握性，然后问我怎么考虑。我爽快地说：“请您开刀！”李医生诚恳地说：“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3月8日我开了刀，一切顺利，非常成功！我想这次手术如果没有李医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超的医术，没有领导的关心，没有夫人和女儿的陪伴，没有学生的帮助，怎么能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这一切像是和煦的春风，吹拂在我的身上，温暖的春光，照在我的心上。最近看到武汉大学校园里樱花盛开，游人如织。电视屏幕上映射出“欢迎全国医护人员来我校赏花”一行字，这是武汉人民对医护人员的感恩。他们没有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全国人民给了他们温暖和春风！惠风和畅，天朗气清，让我们敞开胸怀，一起紧紧地拥抱这令人陶醉的春天吧！



年代的遗存

□ 梁科玉

一生从教，日积月累的书籍、报刊、教学教研的资料塞满了小小的书房。步入晚年，为不给小辈添麻烦，早早将这些东西处理掉，也已成为我与老伴的共识。

每当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老伴总催促着：“别再舍不得了，赶快搬下楼去吧！”就这样，这些年已被拉走了一摞又一摞。每一次，都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伤感于财富的不可再生。

也许，彻底清理“遗物”唯有后人，弥留之际尚存生死与共的不舍。眼下，空落落的书架上还立着的，大抵是当年的《青年之友》抑或《我的良师益友》；书柜里仅存放着一千多封书信及七百余张贺卡，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学生、那一群年轻的朋友从天南海北寄来的。

因为不舍，依然保留着这些年代的遗存，耳畔仿佛又响起曾经熟识的青春旋律：“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年轻人崇尚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热衷于写信寄贺卡以交流思想增进友谊。那时的我正值中年，却与《青年之友》一类书籍的关系密切起来。我向它们请教，然后写成文章，寄给我的青年朋友们……

那是一位幸运儿，考上了南京一所理想的大学，可谓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可你听他在信中怎么对我说：“跨进大学门，铁饭碗捧到了。今后目标明确，就为了拿取毕业文凭。有人口呼‘六十分万岁’，是颇有道理的。老师，你说说呢？”

叫我说什么呢？这难道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声吗？我感到惊讶！以往读书只是为了跳出“农”门，如今踏上了“进身之阶”，便认为只要稳操“文凭”，理想的彼岸就到达了。这显然是人生观的问题。

《华山抢险记》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第四军医大学同学们英勇抢险的行动和富有哲理的话语中，我们不是得到了什么是人的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具体而明晰的答案吗？于是，我向他介绍了《华山抢险记》一书，并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来，我几乎与每一个和我通信的大学生都这样说过：“请允许我把你们比作时代的幸运儿吧！你们行进在铺满鲜花的路上，千万别停步去采摘小花，要把理想的风帆扬得高些再高些！我时刻倾听着来自你们的佳音。”

这位大学生在1984年9月13日的信中告诉我，他现在即使是星期天也大多花在学习上。在上学期期末16次考试中他得了14个“优”。他决心“再努力一把，争取更好的成绩，为大学毕业准备一份像样的‘嫁妆’”。

一位就读于北大的学生，1984年10月3日则给我寄来了一份发自天安门的报告：“10月1日上午，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非常活跃，队伍里还举起‘小平

您好’的标语牌。这是同学们私下做的，外国记者不知拍摄了多少像。节日夜晚，首都上空礼花怒放，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那天，我想得很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为生活而拼命，更要为理想而奋斗。我的心是向上的，我的理想始终明确。时间对我们来说永远不富裕，假如我再不加倍努力，理想再美，也只是一句空话……”

这，才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心声。我感到欣慰！

那是一位落榜者，第二次落榜后在给我的来信中如是说：“老师，我仅以四分之差又失败了。我再一次尝到了落榜的苦果。我已受伤的心灵再也受不了这次更大的打击了。一想到自己十年寒窗付东流，我便心烦意乱，彻夜做梦。青年人以前途为重，可我的前途在哪里呢？”

我即回信，请他进城来谈谈。他来了，我们相处了整整一天。临行的时候，我把《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记述张海迪事迹的书送给了他，并在扉页上题了“路，就在你脚下”几个字。还用小楷毛笔题赠他“不能腾跃且爬行，奇峰应许汝登临”的条幅。

凡落榜青年来信，我总是尽快回复的。为了和更多的落榜青年谈心，那一年暑假，我写了一篇广播漫谈，被平湖县广播站录用。

1984年9月14日，那位落榜青年来信畅谈了自己的读书体会：“两次落榜的我，眼前曾没有欢笑的身影，心底总有唱不出的哀歌。可是，自老师与我谈话，特别是读了《闪光的生活道路》这本书后，我心里亮堂多了。我不禁扪心自问，残疾姑娘的脚下延伸着闪光的道路，我为什么就不能昂起头、挺起胸，将苦水化为生活的琼浆呢？榜上虽无名，脚下仍有路。我决心为希望而奋斗，为社会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1984年4月9日，我随平湖县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巡回演讲团来到本县的新仓镇。镇上有一位边代课边复习将第三次迎战高考的女学生，我特别邀请她晚上去新仓电影院听我们演讲。5月13日，这位女学生来信畅谈了听演讲的体会：“听老师们的演讲，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深刻地感悟到，一切不利的客观因素，只能吓唬软弱无能的人。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应该对前途充满信心，要有战胜困难的胆略和勇气。要知道，生活的道路不可能总是平坦、笔直、铺满鲜花的。而强者，终究会闯过泥泞，跨过坎坷，走向鲜花盛开的另一端。”

是啊，八十年代的有志青年当自强，迎战困难，让迟开的鲜花绽放得更艳丽！

那是一名浪子，犯诈骗罪银铛入狱。1984年3月2日，他来信问我：“老师，像我这种人还有前途吗？还有爱情和幸福吗？”那天晚上，我想得很多：我应该选择几本合适的书给他寄去，我得赶快写一篇“犯罪青年的前途在哪儿？”之类的文章寄给他。

不多久，我就把李燕杰报告集《塑造美的心灵》

等三本书寄去了，还寄去了那篇文章。文章末尾这样写着：“须知，犯罪青年的前途就在自己的脚下。告别旧我，迎接新生，应是你的出发点与归宿。‘人望幸福树望春’。在新生的‘浪子’面前，凋谢的鲜花定会重新开放。去谱写一曲改恶从善之歌吧，无愧于这振兴中华的年代！”

这个犯罪青年在1984年中秋夜的来信中告诉我，他上学期被评为“优秀学员”了。他说：“您给我的三本书，好似炽烈的火花消融了我那冰冷的心。请老师相信我吧，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在劳改农场努力学习，积极劳动，告别旧我，改过自新。我虽然失去了人生征途上二十岁到二十七岁这段宝贵年华，但我仍有重新扬起生活风帆的勇气的。”

1986年4月20日，我与他的大姐姐、大姐夫一起去乔司劳改农场看望了他。又给他带去了《写作概论》等五本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针对性地题写一句名人名言，诸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着我在一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除书外，还带给他20斤新发的一斤面额的浙江粮票及一些食品。

之后，大队领导黄主任特别嘱咐他，寄一份由浙江省乔司劳改支队1987年8月20日编印的2开油印的第32期《乔司新生报》予我，那上面刊登着这名学生800余字的文章《抚平我心灵创伤的人》。

文末写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四年的改造中，梁老师给我四十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比我家里的来信多几倍。所以，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有梁老师的汗水和心血。我决心在队长的教育下，不辜负老师对我的希望，以积极改造争取早日新生的姿态，来报答老师对我的关怀之情。”

读罢，令我不胜感慨。学生早已离校，甚至沦为罪犯了，可老师还在尽着自己的责任。塑造一代青少年美的心灵是何等的艰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职责也许就在于此。

这张油印的《新生报》也已泛黄，与省人民政府授予我的大红的《浙江省特级教师证书》及那枚金灿灿的“嘉兴市优秀教师”的奖章，还一起存放在书柜的抽屉里。

步入书房，有感于年代的遗存。年代终将远去，遗存久了，或许就成了文物，或在陈列室乃至博物馆展橱中存放，或被高价拍卖了。然而，作为一名普通人，更何况几乎全是一些纸质的东西，即便你把它当作无价之宝，视若生命，最终也必将随你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或捣成纸浆，或化作烟尘……

步入书房，孤寂感时时袭来。孤寂是一个人拥抱灵魂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哀叹岁月的孤寂。只要能站立，我与年轻人的交往还将继续；生命尚在，美好的回忆也还将继续。

回归孤寂，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浮躁；回归真我，置身于那纯真的年代。听花开花落，看星云夜色，与遗存作伴，孤寂而充实，无为而有为。